

青岛人文

第二季

下

貞瑞虎 主编

挖掘历史深处旧闻，品尝人文青岛之美。
在这里发现青岛，在这里读懂青岛。



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
CHINA OCEAN UNIVERSITY PRESS

青岛人文

第二季

挖掘历史深处旧闻，品尝人文青岛之美。
在这里发现青岛，在这里读懂青岛。

贲瑞虎 主编

(下)



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
CHINA OCEAN UNIVERSITY PRESS

青岛人文

第二季

挖掘历史深处旧闻，品尝人文青岛之美。
在这里发现青岛，在这里读懂青岛。

负瑞虎 主编

(下)



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
CHINA OCEAN UNIVERSITY PRESS

《人文青岛》丛书编辑委员会

主 编：貲瑞虎

常务副主编：张 辛

副 主 编：韩 浩 郑永智 赵衍军 杨国祥 许国辉

编 委：单俊楠 王晓菁 刘宜庆 苗卫国

编 辑：张文艳 刘依佳 高 丽 王 悅

序 言

用档案资料打开历史,以新闻视角解读旧闻。

展现在读者眼前的《人文青岛》(第二季),收录的文章,来自半岛都市报中《人文青岛》周刊的部分专题报道。2013年6月《人文青岛》创刊,每周四个版面(2015年变为每周三个版面)。

《人文青岛》创刊一年后,迅速成为半岛的一张文化名片。此后,文章选题侧重新闻性。一方面,根据全国性的新闻热点,如2015年抗战胜利70周年,策划推出“青岛抗战”专题,将青岛保安大队在崂山打游击的历史进行挖掘,采访在中国台湾的老兵后人;另一方面,结合青岛城市发展的节点,挖掘历史人文内涵,如2016年青岛地铁3号线全线开通,以此为契机,推出地铁3号线“站望流年”系列报道,立体呈现地铁站点的过往岁月。

《人文青岛》周刊充分挖掘青岛的人文资源,钩沉青岛往事,发现青岛之美,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社会影响力,成为青岛人收藏的首选,外地人了解青岛历史的窗口。

《人文青岛》(第二季)延续“第一季”的编辑方式,内容分为人物、风情、往事、建筑四辑。“人文青岛”四个字,是书法家王垿的字,为本书增添了文化韵味和内涵。

翻阅这套书,会发现有两个特点。一是充分利用档案资料,吸收最新的研究成果,丰富对历史的认知;二是记者充分采访当事人(或后人),呈现个体记忆的历史场景,发出民众的声音,留下历史中丰富的细节。

历史档案包括文件、日记、老照片、影像、实物等,承载了历史的信息,记载了真实事件或过往人物。无论风云激荡的大历史场景或庸常琐碎的日常小事,抑或是曾名噪一时的风云人物、籍籍无名的芸芸众生,只要进入了档案意义上的收藏,那么它就被记忆下来。历史档案的权威性与真凭实据的特征尤为突出,它是某段历史的重要注脚和原始凭证。像这样的历史档案,常常被视为第一手的史料。青岛市档案馆从德、日、美等国征集而来的档案资料,填补了历史的空白,是我们保存与历史记忆的核心所在。用现代的视角解读档案资料,便于向公众普及历史。

“人物”这一辑,记者采访了闻一多、臧克家、童第周等先生的后人,还原大师在青岛的岁月。在采访名人后人的同时,还采访了专家学者,多种声音交织在一起,互相补充,完成了大师在青岛的“历史拼图”。

“风情”这一辑,是一幅斑斓的生活画卷。从战国时期齐国的红岛渔盐,到19世

纪末李村大集上的各种年货。风物，风情，在岁月中绵延。原汁原味的青岛方言，冒着白色泡沫的青岛啤酒，这些都是青岛的特色。而从岁月之中钩沉出来的老照片，是青岛收藏家的私人藏品，展现了世态百相，带着人性的温度。

在“往事”这一辑中，细心的读者会发现，为还原青岛日德战争，我们吸收了最新出版的“青岛日德战争丛书”的研究成果。1897年的胶州湾，和世谦笔下的青岛日德战争，一个德国飞行员的冒险之旅……这些专题报道，既有对战事进程的详细叙述，也有对战争给青岛城市和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的客观描述，包括当时青岛地区别具风格的地方风土人情等，对于读者了解第一次世界大战发生在亚洲的唯一战事是不可多得的历史文献，也有利于读者重新认识和了解当时的中国社会。

“往事”中披露了“日本在青掠夺、转运劳工的罪恶”。“二战”期间，青岛为中国除天津之外第二大对日劳工输出地，第一体育场被改造成“第二劳工训练所”，训练所死亡率达四成。其中呈现的历史真相触目惊心，而这些中国劳工被强掳到日本后，进行了顽强的抗争。记者通过采访劳工的后人，诸多历史细节得以呈现。

事实上，《人文青岛》(第二季)不仅仅侧重客居青岛的文化名人，同样关注生活在里院里的普通老百姓的生活。在“建筑”一辑中，西镇八大院的各色人等，银行大院里的名流和职员，在岁月中和老楼老院一起，演绎了青岛的沧桑。重视社会底层民众的生活和经历，让那些隐藏在档案中的普通人发出声音，本书才具有了生动的历史表情，具有了可以感受和触摸的温度。这符合历史社会学的观念。

总之，历史不是冷冰冰的抽象的大事件，而是多维度、多层次的社会场景。

生活在山与海相伴的城市里，每天都可以听到蓝色大海的潮音。每一位读者可以通过《人文青岛》丛书了解历史。了解历史之后，就会有所思，知晓过去，知晓真相，知晓本源。

德国文学家莱辛说，历史不应该是记忆的负担，而应该是理智的启迪。德国前总理勃兰特曾说过，谁忘记历史，谁就会在灵魂上生病。国人说，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以史为镜，温故知新。这也是我们创办《人文青岛》周刊的初衷，将其中报道集结出版的初衷。

希望《人文青岛》周刊，在钩沉历史的同时，能够从一个侧面，记录青岛发展的历程；也希望《人文青岛》丛书，能够融入更多人的生活，为社会奉献一个可靠的人文读本。

是为序。

负瑞虎

2018年3月12日

目 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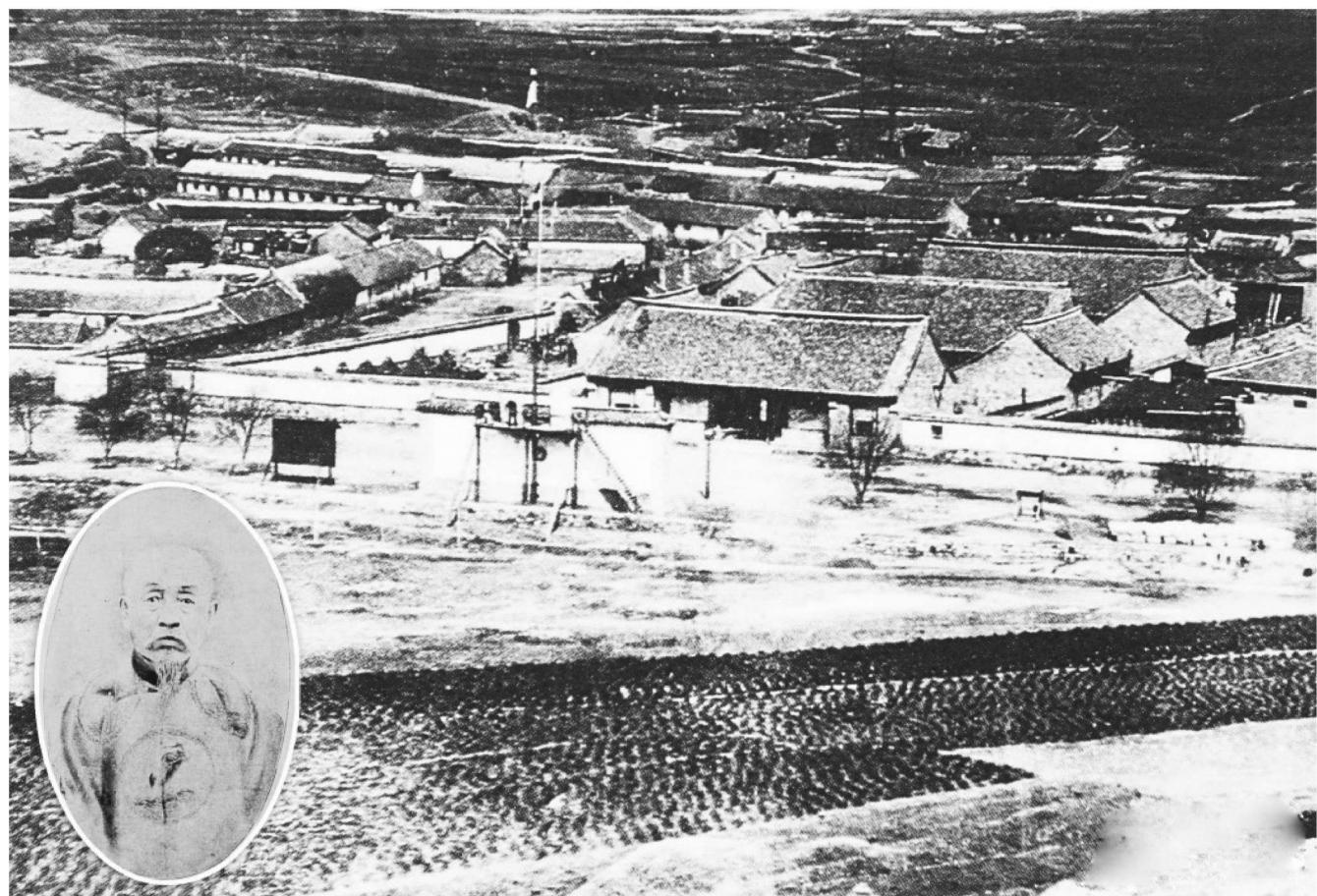
第三辑 往事

1897 年的胶州湾 / 272
和世谦笔下的青岛日德战争 / 285
一个德国飞行员的冒险之旅 / 298
青岛要塞风云录 / 309
七七事变前后的青岛 / 322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日本在青掠夺、转运劳工的罪恶 / 333
赵世恪:放下零部件,扛起抗日枪 / 343
陈宝仓:抗日名将接收青岛 / 355
1945 年,那城,那事,那人 / 367

第四辑 建筑

- 八大院：历史的镜像，惠民的典范 / 378
回望西镇大杂院 / 389
劈柴院中觅光影 / 401
追寻消失的胶州古城 / 411
雄崖所，最后的明代所城 / 420
山大第一公舍——鱼山路 36 号 / 431
炊烟缭绕里院情 / 442
追忆中纺大院 / 453
独具匠心的银行大院 / 462
穿越安娜别墅的迷雾 / 473
青岛的机场和历史场景 / 485

第三辑 · 往事



章高元与青岛老衙门

1897年的胶州湾

1897 年的胶州湾

柳已青

日耳曼之鹰攫取的目光如何盯上了胶州湾？德国为何处心积虑地侵占青岛？德国在东亚的“模范殖民地”又如何被日本垂涎？1914 年日本侵占青岛的内幕是怎样的？青岛日德战争给青岛这座城市带来怎样的灾难？

百余年来，青岛这座城市的命运引发了历史学家深切的关注。同时，种种疑问如同历史深处的浓雾。最近，福建教育出版社出版了“青岛日德战争丛书”，吹散浓雾，披露真相。重新审视青岛日德战争，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以史为鉴，在历史中汲取教训，是通往国家富强、民族振兴道路上的一座桥梁。

“青岛日德战争丛书”一共六本，已经出版了四本：乔治·弗朗鸠斯的《1897：德国东亚考察报告》，贡特·普吕肖夫的《一个德国飞行员的冒险之旅》，和世谦的《青岛围城日记》，杰弗逊·琼斯的《1914：青岛的陷落》。这四本书除第一本外，其他为经历过青岛日德战争人士的第一手记录。

重新审视青岛日德战争，就要追溯到德国在东亚的政策。乔治·弗朗鸠斯是港口工程专家，1897 年 1 月，弗朗鸠斯和通晓水利工程的侄子弗朗茨乘船来到中国。他被德皇秘密派遣到中国，考察中国的沿海地区，肩负着特殊的任务，在中国的沿海为德国寻求一个贸易港口。简单地说，弗朗鸠斯是德国派到中国的“特务”，为德国在中国开辟殖民地实地勘察。

弗朗鸠斯进入中国后，重点考察了福建沿海和山东沿海。他撰写了一份详细的考察报告，专门对胶州湾的位置、地势、港口、面积、岛屿、风力、潮汐差度、地质状况、饮水、居民和工商业等做了详细记录和研究，并得出结论：胶州湾非常适合作为德国在远东的军事和贸易基地。这份报告更加坚定了德皇威廉二世侵占胶州湾的决心，并成为日后德国在胶州湾建设海港的基本蓝图。

1897 年，弗朗鸠斯在胶州湾的考察，目的是为德国在中国开辟殖民地服务。但他对胶州湾的考察报告为我们留下了一份珍贵的史料，借助这个史料，我们可以了解到青岛原生态的历史面貌。

在青岛湾，“里面建有一座码头栈桥，桥后面青岛村就在其中，海关大楼、电报大楼和中国将军的办公大楼均建在这里”。“中国将军的办公大楼”，指的是登州镇总兵章高元驻防青岛的中枢总兵衙门。以天后宫和老衙门为主要建筑形象代表的区域，是青岛的中心。1898年，德国强迫清政府签订《胶澳租借条约》。总兵衙门自此易手，在1906年总督府大楼建成以前，大衙门曾是德国政府部门的办公之处。弗朗鸠斯刚到青岛时，对章高元的总兵衙门格外敏感，收集了大量的情报。书中，名为“Prof. W. Rose”的德国人还以素描的方式，呈现清兵的操练，从武器到服装，再到面部神情都栩栩如生。

弗朗鸠斯重点考察了胶州湾的状况，在这位港口工程专家的眼中，胶州湾具备天然良港的一切要素，是德国人在中国建设军事港口和自由贸易港的理想之地。弗朗鸠斯还到了女姑口现场勘探，去即墨和胶州湾实地考察。“我坚信，在这个地区建造通往中国北方的铁路不会遇到特别的技术难题，并且拥有一个土地肥沃、人口稠密的腹地。”他所到之处，目睹的一切，都纳入笔端，胶州湾的植被、村落、家畜、交通运输的货物，以及胶州城的城墙、城内的牌坊。想来，胶州湾的所有原始资料，都成为德国人关心的情报。



集体操练的青岛士兵(摘自《1897:德国东亚考察报告》)

这一次的考察，坚定了德国在胶州湾开辟殖民地的决心。1897年11月14日，德国以巨野的两个传教士被杀为由，派军舰登陆青岛，以武力胁迫清政府签订了《胶澳租借条约》，攫取了青岛。随后，德国人于1898年第四季度着手在胶州湾内兴建防浪堤，1901年建成小港；1904年3月建成大港第一码头北岸5个泊位，与胶济铁路亦和港口专用铁路相接；至1908年3月，大港第二、第四、第五码头和船渠港先后竣工，并建设相应的仓库、堆场、船标等配套设施；1906年还在第五码头建成当时亚洲最大的1.6吨浮船坞。全部的建港费用达5000万马克。随着青岛港的建成，以及铁路的铺设和厂矿的开发，青岛港的贸易得以长足的发展。

也正是青岛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其作为港口城市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日本人盯上了青岛，就像德国人来收集情报一样，从1897年至1914年，日本在青岛收集了大量的军事、经济等方面的情报。1914年青岛日德战争爆发，日本侵占了青岛。

1914年，也就是青岛日德战争爆发的那一年，弗朗鸠斯在德国基尔病逝。

一个德国特务的青岛行

德国港口工程专家弗朗鸠斯潜入胶州湾刺探情报

张文艳

当“青岛日德战争丛书”拿到手中的时候，尽管对这些人物早有耳闻，却仍然感到震惊。“一战百年”的系列策划已过去两年，但能够从外国人的视角来重新了解战争，实属罕见。在这套丛书中，有“特务”德国工程师，有德国军官、飞行员、传教士，还有美国记者，除了来青岛刺探的工程师外，其他都是日德战争的亲历者和见证者。丛书主编、曾就职于驻德国大使馆的秦俊峰先生告诉记者：“17年来，他们早已对青岛有了故土之情，所以，我们要拨开他们爱国主义情怀的迷雾，从史实的角度来还原那场战争的细节。”作为这场战争的受害者，青岛是双方争夺的终极目标，他们为何都看中胶州湾这片海滨地带？我们从《1897：德国东亚考察报告》开始，从一个德国港口工程专家的视角，来审视胶州湾气候、自然条件、建设前景等各方面的优越性，顺便了解清末胶州湾的风土人情，还原德国侵占胶州湾的始末和内情。



1897年的青岛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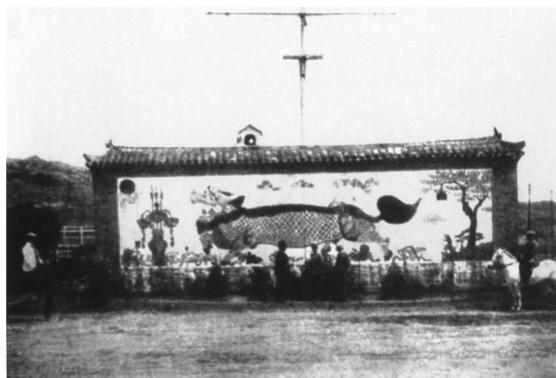
弗朗鸠斯是何许人也？

1897年1月，一个阳光明媚的冬日，在普鲁士的一艘庞大的劳伊德轮船上，已经当上祖父的弗朗鸠斯感慨万千。青年时代，能够随着德国战舰从基尔港出发，一睹远东的水流和港口，一直是他的梦想。本以为今世已经不可能再实现，没想到55岁时，他的夙愿竟然达成。

他，对于中国尤其是青岛人民来说，是侵略者，但他对青岛港口、铁路等的规划影响深远。

乔治·弗朗鸠斯(George Franzius,1842—1914)，德国著名建筑师，港口工程专家。“发现这个人物纯属偶然”，秦俊峰告诉记者，1999年左右，他在德国汉堡大学进修硕士学位时，每读到胶州湾历史时都会遇到弗朗鸠斯这个名字。于是，他决定查查他的资料，很快，他找到了关于弗朗鸠斯东亚考察的报告，以及他考察一年多之后出版的书籍。但是，当时秦俊峰没有动翻译的念头，直到“一战百年”以及各种系列报道触动了他，弗朗鸠斯的报告是为了“使读者更好地理解胶澳租借对于德国的重要性，以至于德军在力量对比极度悬殊下仍然坚持战斗了60余天”。

弗朗鸠斯1842年出生于奥里希市的一个政府家庭，受首席工程师哥哥路德维希(曾扩建不来梅港)的影响，他也踏入了相关行业。1859年，弗朗鸠斯赴汉诺威学习水利工程专业，1871年成为普鲁士政府建筑工程师，并参与基尔的军港建设。1897年，他携带同样通晓水利工程的侄



青岛总兵衙门的照壁

子弗朗茨，被普鲁士派遣到东亚，考察了中国大半个沿海地区，重点对胶州湾进行了调查。1897年6月中旬，弗朗鸠斯带着兴奋的心情回国，撰写了一份内容翔实的考察报告，对胶州湾的地理、气候、潮汐、风力、岛屿、交通、饮用水、居民和工商业等28个项目进行了描述，可见他们对胶州湾的用心程度，最终弗朗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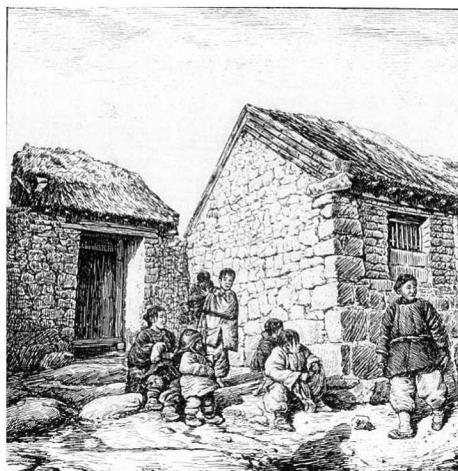
斯得出结论：胶州湾非常适合作为德国在远东的军事和贸易基地。短短二十几个字，直接改变了胶州湾的命运，让青岛这座城市，打上了德国殖民的烙印。可以说，弗朗鸠斯的结论是德国决定侵占胶州湾的最后一颗定心丸。

贪婪目光，伸向了胶州湾

其实，得出这个结论的并非弗朗鸠斯一人，只是，为了在中国打造一个不啻香港的殖民地，德国皇帝慎之又慎。

19世纪下半叶，德国就已经把贪婪的目光伸向了中国大地。由于强国较晚，到德国终于归入列强的行列时，世界基本已瓜分殆尽，只有中国还有些许机会。“为达到这一目的，德国蓄谋已久。他们采取的第一个策略是，1895年联合法、俄两国，迫使日本放弃中国在《马关条约》中割让的辽东半岛，企图以此向中国索取土地回报，但未能如愿，只获得了对华借款和天津、汉口两个租界。”（于建勇《风雨如晦胶州湾》）正如弗朗鸠斯所说，“虽然意义非凡，但对推动德国对华贸易却派不上什么用场。我们必须考虑在中国获取一块由我们自己管辖的领土”。在中国“借地贮煤”等各种无理要求被拒绝后，威廉二世恼羞成怒，决定强取豪夺。选择哪一个港口更合适？

1869年起，德国就曾派出专家来中国考察，选择港址。德国著名地质学家李希霍芬的调查报告，对山东的地理位置、矿藏、物产大加赞赏，他的调查报告日后成为研究山东的范本，“他虽然没有来过胶州湾，但他的各种报告研究都是



青岛的街景

在德国侵占以后被证实和认可的”，青岛大学德语系教师、中德文史研究者朱轶杰先生告诉记者。

1896年8月，德国东亚舰队司令、海军少将棣利司（Otto von Diderichs，1843—1918）调查胶州湾的军事和经济价值，认定胶州湾为最适宜的港湾。而在此前的1896年5月，德国海军副司令冯·施佩也提出占领胶州湾的申请。德皇虽然批准了草案，仍然不停派人勘察。德国任命海军少将伊尔蒂

斯为远东舰队司令,要他“在中国沿海寻找德国能够建设军事基地和经济基地的地方”。伊尔蒂斯的结论还是:胶州湾。德皇松了口气,秘密制订了侵占胶州湾的计划,就在万事俱备之时,他仍然派出了港口工程专家弗朗鸠斯,进驻中国调查。弗朗鸠斯的目标并非一个,而是“厦门港、三沙湾和胶州湾”三处。

德国特务,潜伏刺探情报

“弗朗鸠斯其实是个特务”,朱轶杰先生告诉记者,“作为德国海军里的人,他的头衔不公开,不执行公开任务,也不穿军装,着普通服装以平民的身份到青岛调查地貌,刺探情报,无异于德国间谍”。朱轶杰先生强调,弗朗鸠斯的主要任务是检验胶州湾是否真的适合建港口。一而再再而三地确认,德皇重视程度可见一斑。

于是,文章开头的那一幕发生了。在劳伊德轮船上,弗朗鸠斯一行人走走停停,考察了众多港口城市,香港、广州、厦门……弗朗鸠斯看似观光,其实他正用侵略者的视角审视这些港口城市的一山一水。“1897年5月3日,身负威廉二世密令的弗朗鸠斯,对胶州湾进行精确的技术性调查。他在胶州湾逗留了5天,足迹所至,细微到每一处岛屿、岸线,每一片滩涂、沙礁。”(《风雨如晦胶州湾》)对比厦门和三沙湾,弗朗鸠斯发现,胶州湾才是最理想之地。



青岛寺庙的入口

“船行至此,即可一览右方豁然耸立的崂山,再往右行,还可以看见一处更小的港湾,里面有一座码头栈桥、两座军事要塞和几座大型建筑。青岛村即位于其中,海关大楼、电报大楼和中国将军的办公大楼均建在那里。如今,德国管理部门就暂时安置在那座办公大楼里。”这是青岛给弗朗鸠斯的第一印象,有栈桥可以供船舶停靠,并且可以躲避北风肆虐的港湾,一下子,

“良港”二字撞击着弗朗鸠斯工程师的专业头脑,他和李希霍芬、棣利司得出一样的结论,“因此,可以期待的是,很快这里将会诞生德国的第一块殖民地”。和厦门、三沙湾相比,在弗朗鸠斯看来,

胶州湾甚至比让德国人引以为傲的亚德湾水域更辽阔。而对于港口而言，具有决定性作用的气候，也是他的考虑之一。“胶州夏天虽然气候炎热，但空气干燥，因此比较容易忍受。”即使在有霜冻的冬天，“通行不会受到任何影响”。1896年7月23日，台风导致的“伊尔蒂斯”号炮艇在驶往胶州湾的途中遇难，让德国人心有余悸。所以，弗朗鸠斯认为港口设施尤为必要。“胶州湾东面，是未来港口设施的首选位置。”

貌似观光，实则锁定良港

虽然讲述的多是1897年的经历，但弗朗鸠斯出书的时间是在一年多之后，“弗朗鸠斯出的书原名为《胶澳》，主要讲述了沿途的风土人情，因为书籍公开出版，肯定不会涉及过多的机密文件。如果要了解弗朗鸠斯在胶州湾探测的具体过程，应该查原始报告”，朱轶杰先生说。德国学者余凯思在其专著《在“模范殖民地”胶州湾的统治与抵抗》中透露，弗朗鸠斯的《东亚沿海港口考察报告》现存于德国“联邦档案馆/军事档案，弗莱堡”，是德国海军卷宗“未刊史料和文献”。

既然讲述了较多的青岛风土人情，那么我们也可以从弗朗鸠斯的眼睛里看到1897年的青岛原貌。“他们的村庄有些看上去很是寒酸，而有些却又很是体面。”作为罕见的外国人，“你总是被无数的男人和孩子包围着，大家都想伸手摸一摸你这个外国人，琢磨一下你的工具和望远镜”。沿途，他考察女姑口，并到达了胶州城，那些“大理石质的凯旋门”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此类纪念碑的绝大多数是为了纪念丧偶后未再婚嫁的寡妇而建，或是纪念为了能够终身服侍和照料他们的父母和公婆而守身不嫁的年轻女子”。这一点卫礼贤在《中国心灵》中同样提到过：“（去即墨的）路边不时有石碑出现，那是贞洁烈妇或虔诚少女的纪念碑。”另外，这里的独轮车也让他颇为惊诧。

看似悠闲自得，其实弗朗鸠斯已胸有成竹，他预言，胶州的人会很快离开这座城市，到胶州湾的对岸寻找新的工作。“那里正在新建一片移民区，所有的街



失事的“伊尔蒂斯”号舰长奥托·布劳恩及4名军官